

忆当年

□ 王妙瑞

大红花像一团火，在我心里“燃烧”了半个多世纪。喜欢归喜欢，从来没戴过。并非缺少机会，我18岁当兵，19岁入党，29岁结婚，60岁退休，每一次都可以戴红花，却与它渐行渐远了。

1969年3月12日我应征入伍。家里的门上贴着一张大红纸——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。谁不羡慕这8个字？我不在乎当时胸前没戴大红花。早晨离家时，天上飘着碎雪。我不要父母送行，一个人走出了百米长的弄堂。没有人影，只见到弄堂墙壁砖缝里，冒出一棵青绿小草。穿着绿军装的我就像这棵小草，登上了彭浦车站的闷罐车，奔赴3000里外的“大熔炉”去锻炼成长。入党宣誓仪式没有戴红花的先例，我面对党旗，举起右手，握紧拳头！我1979年结婚时，社会倡导勤俭办婚事。父亲会烧

“燃烧”的花

菜，借了几家邻居的房间，自办了3桌酒席。我和妻子都没戴红花，连结婚照也没拍过。2011年退休时，敲锣打鼓欢送的场面早就偃旗息鼓了。我骑着自行车悄无声息回家，几个月以后邻居才得知我不上班了。

在军营唱了10年《打靶归来》，难忘“胸前红花映彩霞”，其实我把红帽徽、红领巾当作了“胸前花”。复员离开军营，从重庆回到上海，在我入伍纪念日也就是后来的植树节，空地里栽下一棵梅花树。我用手机放大镜头照着绽放的红梅，权当是看鲜艳的“大红花”而满足心愿。现在生活圈的口袋公园越来越多，一年四季总有开不完的红花，就像“燃烧的火炬”接力跑。公园里有五角形红花引起我注目，它与65式解放军帽徽有点像。追根溯源我戴过的帽徽，是当年红军帽徽的本色传承。老部队前身是红军师，至今仍保留着这个光荣称号。回忆井冈山的战斗岁月，想起了

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，年少的潘冬子穿上红军服上前线时，满山遍野的红杜鹃盛开了，像不像是迎接胜利的“燃烧之花”？

井冈杜鹃无疑最红，我想去看看。4、5月间正是杜鹃花期。那年，我在笔架山看十里杜鹃长廊，在江西坳看万亩云锦杜鹃，在黄洋界看鹿角杜鹃，在龙潭看猴头杜鹃，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哟。从海拔841米的茨坪到1841米的江西坳，有映山红之称的杜鹃恰似火焰，开遍了朱德题写的天下第一山。

心里依然忘不了戴大红花。机会应该在明年8月1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。当年我从井冈山买回一株红杜鹃带回家，每年开得鲜红鲜红。不管明年有没有建军百年纪念章，我一定要摘一朵杜鹃花，提前自然晾干进行塑封，届时别在旧军装的胸前，真正感受一回退役老兵戴“大红花”的喜悦心情。

□ 伦丰和

清明时节，哀思绵长。我想起于漪老师。

忘不了，于老师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。1984年新学期，杨浦区教育局举办第一期中学骨干教师培训班，为期一年，聘请于老师为语文学科的导师，我有幸成为五名学员之一。其时，她已是第二师范的校长，有人说大校长当培训老师，合适吗？还有人善意地提醒她，你为了培训初中教师而上初三毕业班课，这是烫手山芋，考不好，会砸你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的牌子，还是换人吧。

实际情况确实不容乐观：常常有教师找她汇报工作，请她解决教学和学校创收、人事安排等问题；市、区校长会议不能缺席，报纸及语文杂志的编辑常常约稿，写稿颇费时间；初三的语文课内容多而杂，更是一节不能少；再加上带教示范课和语文学科讲座，更需要全身心投入；于漪是全国的，她还要安排市内外老师的咨询和听课事宜……

她一天比一天消瘦，声音不如以前圆润丝滑，眼睛有时还带血丝，甚至还会不停地干咳。我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有一次，她突然失声，大家心急如焚，我从家里带来几个罗汉果，她谢得不好意思。我还忍不住弱弱一问：“于老师，有人说你可能——”她好像知道我要讲什么，立即打断我的话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们的培训是区里交给我的任务，杨浦区需要培养语文教师，再忙再累我都不怕，我不会中途变卦的，你们培训也不会缩水，我是一名党员，相信我。”她拍了拍我的肩头，眼里闪烁着坚定的目光。

课堂教学是老师的主战场，而于老师就像一位将军那样运筹帷幄，指挥若定，课堂教学有声有色。教育专家赞誉“听于漪的课就是艺术享受”。我当年的工作手册中记录她的课堂教学：于老师上课时，教室里总会出现一片温馨的氛围，听课的我坐在最后一排，看到的只是学生的背影，但我似乎感受到孩子们在微笑，两眼放着渴求的光芒。于老师如序曲般的课引子，一下子把学生带领进授课的内容；精心设计的提问，犹如一石投进湖中，顿时教室热闹非凡，竟然成了“茶馆”。于老师走下讲台，微笑着倾听同学们的想法，十多分钟了，于老师终于按下暂停键，手一挥，满座寂然。她朗声说道：“大家冷静思考，各自找依据。”只听见的是翻书声、写字声，阅读渐入佳境。快要下课时，于老师是小结又是启迪地说：读课文一定要深入底里，不能走马观花，想当然，有些问题下节课继续讨论。下课了，走廊里还有意犹未尽的讨论声……

忘不了，于老师对我的鼓励。作文教学是软肋，于老师作文课颇有建树，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。学习之后得到启示，我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，鼓励他们做生活的有心人，积累日常的素材；作文从单一的课堂作文，衍生出课外练笔，周记随笔、三言两语，自选作文小报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让同学们有成就感，油印交流、贴报交流、朗读交流，还办了《引玉》作文周刊，一时间班上的作文火热起来。有位同学还在上海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。于老师肯定我的尝试，她认为：从“要我写”，变成“我要写”的作文教学，其实是新路子，应该继续。她对我的作文教学的开拓予以支持和鼓励，希望我总结成文。成文后，于老师略作修改，推荐到上海《语文学习》发表。

清明之际，老师的谆谆教诲仍在耳畔，这是刻进心底间的传承。

忆往昔

师者如漪

快人快语

□ 袁山

如今的编辑部、报刊与平台，都默认了一条规矩：只收电子稿。键盘一敲，邮件一发，快捷是快捷了，却也立起一道冷硬的门，把一笔一画写就的真心，拦在了外面。

别让手写稿被挡在门外

手写的文字，是活的。一笔有一笔的力道，一句有一句的温度，涂改处藏着斟酌，墨迹里见着性情。那是独属于书写者的指纹，是键盘字仿不来的风骨，是纸与笔相触的真诚。

拒收手写稿，伤的不只是表达，更是语文的根。写字本是语文的本分，是汉字的魂，是心灵的镜。校园征文、语文刊物、课堂习作，若一概拒手书于门外，便是在告诉世人：字不必工，心不必诚，只要敲得出电子文档就好。这是对文字的轻慢，对传统的疏离。

乡间老者、田间农人、山里孩童、基层劳动者，他们用最真切的经验、最朴素的心声，只能握笔而书。一句“不收手写”，便断了他们被看见、被听见的路。

我们不反对电子化，却反对一刀切。效率重要，真诚更重要；格式重要，人心更重要；传播重要，传承更重要。与语文直接相关的部门，更应先行一步：电子、手写，两稿并收；内容、书写，一并看重。不唯形式论高下，只以心与文定优劣。学校与编辑部不妨多伸一把手，代为录入、扫描存档，让技术不再成为门槛。

纸短情长，笔拙心诚。

别让手写稿，被挡在门外。留一扇窗，就是留一份表达的权利，留一缕汉字的温度，留一段语文的根脉，留一颗最朴素、最滚烫的真心。



长春花

(彩色钢笔画)

陆锡民作

清明诗话

□ 冯永杰

清明不仅是节气，也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。这是一个认祖归宗、寄托思念的节日，古往今来，不知成就了多少脍炙人口、陶冶心灵、激励志向的经典诗篇。在历朝历代的诗词大作中，以清明为命题的作品甚多，不同时代、不同诗人的作品虽风格各异，情思纷繁，但多以言志抒怀，以风骨立意，真切地描绘了清明时节独特的自然景致，表达了这个节日深刻的人文内涵。

抒写清明的诗篇中，在民间传播最广，几乎老幼皆知的，当推晚唐诗人杜牧的七绝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/路上行人欲断魂/借问酒家何处有/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前两句以简朴、凝练的笔触，勾勒了清明时节从自然到人的代表性特征。多雨，是季节特征；背井离乡的游子愁苦得像掉了魂，是人的特征。后两句则笔锋一转，以牧童遥指杏花盛开的村庄，那里或有可消愁的酒家为解脱，将境界豁然升华。

清明未必有雨，但很多写清明的诗人笔下带雨，如唐代白居易的“萧

萧暮雨人归去”，南唐冯延巳的“红杏开时，一霎清明雨”等。清明的首要活动是为逝者扫墓，寄托哀思，雨水象征泪水，前往墓地的亲友，从眼里到心里，都是湿漉漉的。

古人的清明诗佳作，景中有人，人中有景，意象迭映，寓意深远。少有悲悲切切的过分渲染。黄庭坚的“佳节清明桃李笑/野田荒冢只生愁”，一笑一愁，形成了鲜明的情境对比；明代瞿佑的“满园晓烟闻燕语/半窗晴日照蚕生”，在缅怀逝者时吟唱了大自然新生命的诞生。

我在戴红领巾的少年时代，就受到这些前人诗作的熏陶和影响，开始摸索着为学校组织的纪念先烈清明扫墓活动练笔写诗。记得有一年清明到龙华烈士陵园扫墓，出发前，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，我写了一首献给革命烈士的诗。到达陵园后，我用紧张得有些颤抖的声音，面对烈士的墓碑高声朗诵：“清明雨/绵绵飘洒/滋润我的心田/催绽思念之花/昨日，塔下/一场大屠杀/左联五烈士/热血遍地洒/今朝，塔边/田园美如画……”

